

投轄錄

第二函
函十九册

據璜川吳氏鈔本

投
轄
錄

涵芬樓藏版

投轄錄序

汝陰王

明清

仲言父

迅雷倏電劇雨颺風波濤噴激龍蛟蛻見亦可謂之怪矣以其有目所覲習而爲常

蓋鈔說邪作久以爲常

故弗之異鬼神之情狀若石言于晉

神降于野齊桓之疾彭生之厲存之書傳以爲不然可乎齊諧志

怪繇古至今無慮千帙僕少年時惟所耆讀

四字書鈔說邪作性所嗜讀

家藏目覽

鱗集麀至十踰六七間有以新奇事相告語者思欲識之以續前

聞因仍未能屬者屏迹杜門居多暇日記憶曩歲之所剽聆遺亡

之餘僅存數十事筆之簡編因念晤言一室親友話情

說邪作情話

夜漏

既深互談所覲皆側耳聳聽使婦輩斂足稚子不敢左顧童僕顏

變于外則坐客忻怡怡

四字說邪作愈忻怡三字

忘勸神躍色揚不待投轄自

然肯留故命以爲名後之僕同志者當知斯言之不誣

原本無此序

紹興己卯十月

旦日敍

投轄錄

蓬萊三山

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對于後殿真宗曰治平無事久欲與卿等

至一

說常庫本無二字從刪

處未能今日可矣遂引羣公及內侍

數字從說常庫本補

數人

入一小殿殿後有假山甚高而山面有洞上既先入復招羣公從

行初覺暗甚行

說常庫本甚暗無行字

數十步則天宇豁然千峰百嶂雜花流

水盡天下之偉觀少焉至一所重樓複閣金碧照耀

原本作輝從庫本改

有二

道士貌亦奇古來揖上執禮甚恭上亦答之良厚邀上主席上再

三遜讓

庫本作謝

然後坐羣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論皆玄妙之旨而

肴醴之屬又非人間所見也鸞鶴

庫本作鸞

舞于堂

說常庫本從說常庫本改

之暇毋

本改

振林木至夕而罷道士送上出門而別曰萬幾

原本作機從庫本改

之暇毋

惜與諸公頻見過也復由舊路以歸臣下因以請于上上曰此道

家所謂蓬萊三山者羣臣惘然自失者累日後亦不復再往不知

何術以致之

祖父開於歐陽文忠公

百寶念珠

慈聖曹后嘉祐中幸相國寺燒香后有百寶念珠價直千萬掛領間登殿之次忽不見仁宗大怒命盡繫從衛之人大索都下捕吏惶懼物色不可得因念寺前常有小兒數人嬉戲自若而不知其所從來漫往問之中一丫髻女子年十二三忽笑謂吏曰前日偶取之忘記還去今見掛寺塔之顛火

庫本作大

珠上當自往取之吏知

其異人也再拜以請女子還遂

原本作還從庫本改

入塔中吏輩仰視見第十

三級窗中出一手與相輪等觀者萬人恐怖毛豎須臾不見而女

子手提數珠而下授吏

二字庫本以控吏單作

復請曰中旨嚴急願俱往以取

信兒亦不辭行數十步

庫本作行才數步

立化通衢開封尹上其事上嗟異

久之凡坐累者皆獲赦

庫本作會

云

華山崩

熙寧中神宗遣內侍高偉使蜀既還道由華陰投宿縣驛中忽一老卒若抱關者前白曰某住此多年今夕氣候非常必有大災異官人速去或可免不可留也堅請其行甚切偉疑其有它遲回來往庫本無來往二字未肯發老卒曰若某妄語來日官人回此窮治未晚今

已急矣速去猶可投于前舖偉異其言不得已上馬未十餘里天

色已曠庫本有曠字得小馬舖止宿俄而風雨雷電庫本無雨字電字大作震蕩轟

磕若天翻地轉通夕惶怖詰朝澄霽遣人回視舊路則曰昨夕庫本

作日從庫本改華山崩少西十里則高山大石彌望不知幾里非復故道矣

偉皇恐歸奏先是華山三峰其高際天有阜頭谷在華山之陽至是谷崩風雷簸拽自山之背險華山甚遠此石方墜地壓覆二十七村被其害者百餘里平地爲山迷失舊處郵驛不通者累旬方疏鑿之而後庫本無之而後三字成路朝廷遣官致祭詔卹其邑實錄中亦略

載其事山下立廟俗爲翻山大王云偉後仕祐陵亦甚顯名

翟惟康

翟惟康武林人少有俊聲年十八九卽隨計入京省試既罷館于
姊夫開封府推官沈扶家會其女兄有娠入月遣惟康市少備用
藥餌之屬偶自持之過相國寺有瞽者善揣骨聽聲惟康試叩之
焉瞽者曰子手中所持何物耶惟康曰吾來卜于子焉問此爲瞽
者曰此非催生藥乎此婦必生男子非常之人也子之前程實有
繫焉俟此兒高官庫本作高子當受其蔭始入仕惟康笑其狂誕一至
于此不問其他而去是月惟康之姊免身得雄惟康自此連蹇其
兒卽沈文通也中甲科三十爲侍從出守杭州惟康爲其持貢奉
表賀神宗登極恩恩字從庫本補補太廟齋郎元豐中與先祖爲僚自言其
詳精妙如此可以言術矣王荆公集中載沈扶妻翟夫人之誌銘
云今上卽位翰林守杭州其季原本有介字從庫本刪惟康奉獻得仕是也字二

庫本 惟康後至正郎云

已上三事
先太史云

章丞相

章丞相初來京師年少美丰姿當日晚獨步禁街觀車子數乘與

衛甚都說郭作殿最後者轅後一婦人美而豔揭簾目逆原本作逆從丞

相因信步隨之不覺至夕婦人庫本有以手招丞相丞相二字庫遂登

車與之共載至一甲第甚雄壯婦人庫本有遮蔽丞相雜衆人以

入一院說郭有深邃若久無人居者少頃說郭作選前婦人始至備酒

饌之屬亦甚珍丞相因問其所婦人笑而不答自是婦人引儕類

輩庫本作引迭相往來俱媚甚三字說郭作甚染詢之皆不顧而言它

每去則必以巨鎖扃之如是累日夕丞相體爲之弊意意字從說甚

彷徨一姬年差長忽發問曰此豈郎君說郭庫本所遊之地何爲而

至此耶說郭無我之主翁行迹多不循道理寵婢多而無嗣

說郭有每鉤致少年之徒與羣妾合久則斃之此地凡數人矣丞相

惶駭曰果爾爲之奈何姬曰觀子之容非碌碌者似必能免主翁

翌日入朝甚早今夕原本作日解我之衣以衣子且不復鎖子門俟

至五鼓則說郭原本無則字吾當說郭作將來呼子子亟隨我登廳原本作聽事我當

以廝役之服披原本作披子隨前騶以出可以無患矣爾後慎勿以語

人亦不可復繇此街不然吾與若彼此皆禍不旋踵矣詰旦其姬

二字說郭果來扣戶原本有面字丞相乃用其術得說郭原本無得字免于其說郭

原本無難後丞相既貴猶以此事二字說郭語族中所厚原本有面字從

善者云後得其主翁原本作公之姓名但不欲曉之于人耳平李

云仲

蒲恭敏

蒲恭敏帥益都日有道人造謁闈者辭之留文字一軸而去恭敏
啟視云我居清空表君隱塵埃中聲形不相弔茲事難形容又云
二字原本無欲乘明月光于原本作君開素懷天杯飲清露展翼到蓬萊佳

人持玉尺度君多奇才

庫本作量
度君多才

君才不可盡玉尺無時休對面一

笑語共躡金熬頭絳宮樓閣百千仞霞衣雜與雲烟浮後題云上

清鑒逸真人李白恭敏驚悵繩治關吏遍訪迹于閭巷不可復得

恭敏驚悵以下庫本作恭敏驚異亟召關者道
之除跡慨然已不可見意不知其爲仙與人也

張宗顏

此條以下四
條庫本無

近有逸人張宗顏遊杭州三茅觀松徑中遇白衣道士裙裳破敝

自云觀中人也相與遊行坐堂上宗顏問曰此有龍否曰誠真龍

也不必井中指抵

疑當作
地或低

下泥淖曰祇此亦有龍下庭驅焉果有小

龍宛轉泥中與今畫工所爲無異角聳髻綠鱗黃鬣赤目但長

疑有
誤字

晶明非常畫像所比良久雨霧條合從霹靂飛去道士與宗

顏出中塗遇主宮道士語乃失驅龍者因道其事且曰此非觀中

人也宗顏始悟非常士觀齋宮畫像中有真君像狀貌特肖所遇

者其裾爲風雨所壞矣但嗟嘆致拜而退宗顏年絕高能詳言國

初事性沈靜寡言語以其言非誕讖

疑誤字

乃紀云

大觀中四子云之
所云耳○夾注疑有

字誤

鄒志完

建中靖國初鄒志完自新州北歸次英韶之間馬上忽覩一物自空中飛至近覩之迺一人耳但見面目髭鬚餘皆雲霧蔽之熟視志完而去少焉休鞭宿于道旁旅邸中方晚飯心念適之所見疑慮之次忽其物又自天井中飛入語志完云不意公惓惓不相忘如此故特來求一面耳時志完舉酒問能少飲乎物肯首疑當作首肯以一觴飲之遂酌若醺醉狀瞑目少刻而醒謂志完曰君此去便登禁闈可無他慮也揖志完而別志完詢其姓氏不答飛去竟不知何怪已而志完入朝拜中書舍人

衡州老人

衡州有一老父荷担賣生薑三十餘年老稚見之顏貌不改或問

之曰吾所居在回雁峰後人迹罕至人亦不暇訪吾廬也一日有道人延入茶肆會曰吾有黃白之術求其常德者授之吾見翁數十年未曾改操吾將遺翁此術如何翁卽就担中取薑一塊納口中少頃取出已成黃金矣乃笑曰吾有此術尙不爲况其他耶市人驚歎聚觀若便旋而失之自是之後亦不復見其人矣此曾文肅謫居衡陽日目覩者也

李氏女

昭德趙郡李氏丙申女初名如璋往歲泊舟僧伽浮圖下夢人教改名曰昭德遂依用之熙寧甲寅歲春隨侍其先君司封在曲江夢一婦人年三十許者面正圓而身長莫能省識曰汝負我命歲在戊午我得復冤是歲九月夢一神女從空中而下指昭德曰汝不是汝母九五齊行遍汝今正好脩方夢時不知問九五齊行是何義覺而問人莫能訓說由此寄心香火因緣不視世間事且二

歲餘母氏怒曰女子無所歸他日吾目不瞑昭德懼夙夜女工元
豐戊午仲冬十五夜戊子夢曲江所夢之婦曰我來矣汝償我債
以物正刺昭德之心而去從此遂病心痛針灸艾藥熨卜祭鬼盡
世間法楚毒增劇家人莫知所爲庚寅日暎時忽得寐夢一女子
從衛如貴人熟視之乃甲寅所夢見之神女也曰汝不感我語今
奈何昭德曰弟子愚暗惟垂慈救女曰此非吾可以爲汝惟佛能
之卽將昭德詣佛仰見宮殿莊嚴詣疑當佛皆語昭德拜且泣道
所以來內一佛曰冤對相逢如世索債須彼此息心當自悟昭德
曰世業所薰根索牢固安能頓悟佛曰當此危苦如何不悟昭德
復哀請百餘語佛曰汝但發菩提心盡此形壽回向三寶乃可以
度脫出厄不爾二十五歲債償復來雖吾亦不能爲汝佛乃爲其
作法以手加昭德項後旋繞三匝曰吾爲汝解冤意汝歸心安矣
旣覺病去十九頃之遂平昭德從此心絕華慕口絕腥膻身絕粉

黛綺綉洗濯三業亦不復善心

二字誤

諸夢故追憶夢時存其梗概

尼法悟

法悟清源陳氏戊申女早慧能誦金剛經嘗許適其姑之子姑愛之異常元祐三年二月初一日在本家道堂內忽以剪刀斷其髮母見持之而泣頃刻兄嫂弟妹畢集誘諭迫脅無所不致法悟神色怡然笑而不答曰法悟自有境界已發大願若遇明眼善知識或敢言其一二舉家莫能爲計異日謀請建隆長老爲舉揚般若違恩義罪譴無邊語未竟法悟直前拈香低頭禮拜言曰正月一日晡時在道堂坐忽見眼前黑暗見遠處有火光舉身從之約行數里入大門榜曰報冤門有綠衣判官持簿籍曰汝未可來何爲至此汝有宿冤當報知否法悟心悸對曰

此上麻本脫

得生人間未曾爲

惡何得有冤判官曰汝前世之妻乃汝今生之夫以嫉妬故傷汝左耳因而致死今反爲汝之夫合正其命法悟曰我雖有此宿冤

心不欲報判官曰此自當報不由汝心法悟曰我若報冤冤冤相報無有了期判官曰不然如世間殺人若有不償報者其冤終在法悟曰我但不生嗔恨冤自消釋譬如釋迦世尊昔爲歌利王割截身體節節支解不生嗔恨我今亦不生嗔恨法悟仍見世間冤對盡載簿內念得火炬焚却此簿令一切冤仇盡得解脫判官忽揚眉怒曰汝是何人輒來亂吾法也叱之使去震恐之際不覺身在郊外號泣曰是何惡業却教殺人報冤觀世音菩薩來救取我去忽見一老僧云童子過來汝須發願法悟應聲曰我若事人願碎身如微塵河沙劫不生人道僧曰善哉當聽吾偈萬丈紅絲結何時解得徹但脩頓教門那見彌勒法法悟知僧不凡因前問前生父母何在曰汝母已生天父猶沈滯可禮阿育王寶塔一會與作疑當父法悟旋歸失足墮井中驚不覺醒乃見身在道堂內約日色止逾一食時而自初覺眼前黑暗至入門與判官議論及被叱

見老僧語言不啻如終日也法悟既覺心極惶駭又重捨其姑之恩義彷徨不決至當月晦夜忽夢前所見老僧以手摩法悟頂法悟確意遂於翌日對佛發願願云若果有出家緣分願剪髮時無人來見遂剪二十四刀盡斷其髮再以剪刀齊其蓬母原本作姑忽見之建隆聞說原本作建隆聞說從改不復阻難但云不可思議先是法悟之母某氏學道參請已三十年矣未有悟入是日辰時因舉之而故犯因緣恍然有省乃知時因緣不約並至非擬議所及時在揚州北門居右二事黃太史魯直子書云爾不改易也真蹟在周渤惟深家紹興初獻于御府

賈生

拱州賈氏子正議大夫昌衡之孫美風姿讀書能作詩與長短句怨抑悽斷富與才情又奉佛樂施奉佛尤力事交友馴謹而簡諒人皆喜之常與其友相約如京師觀燈寓於州西賢寺教院抄空

曰華嚴舊所住也監寺僧慈航作黑布直裰五六領皆綴以帛寺名爲某事丐錢賈戲披之以爲笑且曰今晚爲寺中教化夜果戲出丐錢風度秀峙詞辨橫出土女競施寺僧遣二力昇錢歸幾不能舉翌日其友戲之曰稱職哉賈曰都人美麗不容傍窺

原本誤作不窺容旁

從康本改

惟行者丐錢得恣觀視

原本無視字

雖邀逐而取焉無害也

原本作遊遊意面可

爲害也從原本改

此吾亦薄有利焉耳夜賈固欲往而寺僧

謂字從原本補利其入縱

與之遂盡五夜翌日其友睡未起賈曰略出矣友欲與語而賈已去抵暮而還袖中出黃柑兩枚奇香數種分柑爇香談笑無異也又兩日友約以歸賈但以一書致家自是抵春暮而猶在京師也聞有人自京師來說賈瘦瘠又言攜一婦人但瘦瘠耳卽同歸歸而瘦益甚服藥不驗舉止無少差誤但不喜其舊妾獨寢于宅後書菴中爲少異也問之則曰病而絕此自嗇養耳瘦日甚舉家不知所爲老乳媪夜半後往候之聞菴中切切有婦女家語比曉告

其兄弟乃知賈爲鬼物所病也。百方禁斷之不能去。賈故自若。且曰：我病在經絡臟腑，而禁呪何益哉？五六月間，天寧寺作般若會。長老宗戒謂賈之昆季與賈之友往齋。旣罷，同遊納涼寺之僧堂。高廣蔽以大殿，無西日堂。之前有風陰陰焉，並門長連床。且過僧坐其上。戒老與客俱至，先語僧曰：兄弟勿動。同此納涼，諸官皆道友也。淪茗剖瓜，均行而食之。從容戒老忽曰：今歲賈宅幾官獨不在此。聞久病日來，亦少瘥否？其兄言其曲折，且曰：知其爲鬼所困而不能治也。長連牀上有僧，忽曰：審如此，我能治之。衆競起問之。則天台僧道清也。僧取淨土斗許，念呪百餘遍，以授其兄。使候其來，以土圍之。連牆壁處，穴穿敷土，令相接。或置之牆上，令遍。原本本或以意從原本改想爲得至，哀鳴求免，卽開菴中。二字原無土而使之去。慎勿至日出也。如其言圍之，方四鼓，忽聞菴中忿厲聲達於外。至五鼓，且哭且悔。賈兄問之，稱罪曰：我京城之廟靈也，有封爵慙不

能自言悅其風姿不少忍以至於此明則醜惡俱露矣伏願見憐
曰復來乎曰我恃神力以爲無如我何

原本作我恃神力以爲無則我如何來
疑以爲二字下脫一字今從庫本改

而

而字從
庫本增

不知遭此今得免當洗心省咎豈敢再至曰神見何物而

懼也曰身在鉄城中高際天矣欲自何方去曰西北卽開土尺許
旣泣且謝肅然有冷風自西北而去比明視之則賈尙寢矣亟往
謝道清施以二萬錢不受與之香數十兩各取一片如指面許插
笠中曰方往五靈臺山檀越於文殊前燒結緣也問其呪曰觀世
音菩薩胷索部三十卷中呪土法藏經具載卽誦一遍問何爲如
何靈曰但人心念不一若念一則靈爾又問賈生所遭何物也曰
何必問哉神耶鬼耶精魅耶狐妖耶此呪土皆可令去也若愛欲
纏縛見造業而死墮落其間蓋頭下迎來者非某呪土法所能了
諸官善思之聞者悚然

原本野陳字
從庫本刪

卽邀上堂食畢揖辭以腰

原本
缺一

格從庫本
補撰字

抵柱繫包戴笠而去後

原本有由字
從庫本刪

月餘賈生亦漸安其友

問之曰自初教化錢之夕與一奇婦女施我百金轉盼與我言至第五夜意愈密并得一錢篋篋中有片紙書約以城西張園之後小圃中相見或有問者第云表兄則善此乃我翌旦獨往時也既赴約至園有小圃中見從衛如郡府吏呵止之答以表兄乃徑入宇內與此婦人相見置酒姿態絕出神仙中恐無有也且約翌日天清寺僧房款昵自是惑之朝暮往來或相逐亦與世人無異比歸更不念世間可樂者相隨亦來鄉中每人作法禁呪時亦不去但以手畫圈相圍我又拒曰彼如我們何衣服飲食珍麗顏色則世所未見人間亦無有也噫道清之言賢哉人之爲賈病遇道清亦奉佛施藥之報者也賈生

原本作賈名下缺一字從庫本改

字顯之所謂友則同郡

之許顯彥周是也其後先太史於大藏中檢得冒素經呪今亦藏

之於家也

庫本無亦字之字也字

玉條脫

大桶張氏者以財雄長京師凡富人以錢委人權其子而

其字上擬脫一字

其半謂之行錢富人視行錢如部曲也或過行錢之家其人設特

位置酒婦人出勸主人反立侍富人遜謝強令坐再三乃敢就賓

位其謹如此張氏子年少父母死主家事未娶因祠州西灌口神

歸過其行錢孫助教家孫置酒張勉令坐

三字原本空缺一檢從原本增

孫氏未嫁女

出勸酒其女方笄矣容色絕世張目之曰我欲娶爲婦孫惶恐曰

不可張曰願必得之言益確孫曰予公之家奴也奴爲郎主丈人

隣里笑怪張曰不然我自欲之蓋煩其女爲我主管少錢物耳豈

敢相僕隸也且於皇法無礙如我資產人才爲公家之壻不勞苦

相阻也孫愈惶恐張笑曰言已定矣不可移易張固豪侈奇衣飭

物卽取臂上所帶古玉條脫俾與其女帶之且曰擇日作書納幣

也飲罷而去孫之隣里交來賀曰行爲百萬財王主人之婦翁女

爲百萬財主之母矣其後張爲人所誘別議其親孫念勢不匹敵

不敢往問期而張亦若相忘者踰年張就婚他族而孫之女不肯嫁其母密諭之曰張已別娶妻矣女不對而私自論曰豈有如此而別娶乎父乃復因張與妻祀神回并邀飲其家而令女窺之既去曰汝適見其有妻可以別嫁矣女語塞去房內以被蒙頭少刻遂死父母哀慟呼其隣鄭三者告之使治喪爲業世所謂仵作行者是也且曰小口死勿停喪就今日穴壁出瘞之告鄭以致死之由且語且哭鄭辦喪具至見其臂古玉條脫時值數十萬錢鄭心利之乃曰某有一園在西孫謝之曰良善而便也當厚相酬號慟不忍視急揮去之卽與親族往送其殯而歸鄭蓋利其獨瘞己園中也半夜月明鄭發棺欲取玉條脫女壓然而起曰此何處也顧見鄭曰我何故在此女自幼亦識鄭面目鄭乃畏其事彰而以言恐之曰汝父怒汝不肯嫁而張氏爲念若辱其門戶使我生埋汝于此我實不忍乃私發棺而汝果生女曰第送還父母家

宋字從
康本補從

卹其他鄭曰

二字從庫本補

若送汝歸家汝還定死我亦得罪矣女乃久之

曰惟汝所聽鄭卽匿之它處以爲己妻完其殯而徙居來州鄭有

母亦喜其子之有婦彼小人不暇問所從來也積數年無子每言

張氏輒恨怒忿恚如欲往扣問者鄭每勸

勸字從庫本補

且防閑之甚至崇

寧元年欽成上仙治園陵鄭差往永安臨行告其母勿令其婦出

遊居一日鄭之母晝睡孫氏女出僦馬直詣張氏門語其僕曰孫

氏幾女欲見某人其僕往通之張且驚且怒以僕爲戲已罵曰賊

奴侮我耶誰教

原本誤作教從庫本改

汝如此其僕曰實有之張與其僕俱往

視之孫氏見張跳踉而前曳其衣其僕以婦人女子不敢往解張

認以爲鬼驚避退走而持之益急乃擘其手手且破血流推去之

仆地而死僦馬者怪其不出恐累于己往報鄭家推求得鄭母曰

我子婦也訴之有司因追取鄭對獄具伏已而園陵復土鄭之發

塚等罪止于流以赦得原而張實傷而殺之雜死罪也雖奏獲貸

猶杖脊竟憂畏死獄中因果宛對有如此哉是時吳拭顧道尹京

云以上二事許彥周云又政和中外祖空青

原本誤作稱
從原本改

先生曾公

公袞

原本誤作魯庫本同
案曾行字公袞據改

攝守丹陽屬邑丹徒縣主簿李某者以漕檄

往湖州境內方由郡中差二小

二字原本空缺
一格從原本補

吏徐璋蔡禪者以補驅

使既至境休于郊外之觀音院僧室之隣有小房扃鎖頗密二吏

竊窺之有畫女子之像甚美張于壁下設供養之屬二人私自謂

曰吾遭逆旅得有若彼者來爲一咲何幸偶詢院中僧云郡人張

姓者今爲明州象山令此卽其長婦死殯于房中地下畫其像歲

時祀之也是夕蔡禪者寐未熟忽見女子褰幃而入謂禪曰若嘗

有意屬于我故來奉子之周旋幸勿以語人及勿以怪而疑懼焉

禪欣然領其意自此與璋異榻每夕卽至相與甚歡如此者踰月

二吏以行囊告竭告于主簿者主簿曰璋善筆札吾不可闕禪可

行也是夜婦女者來語禪曰聞子欲歸何也禪告以故婦人曰吾

有金釵遺子可貨之足以稍濟幸無往也言畢于鬢間取釵與之
禪詣舖中售之得錢萬六千文以歸給謂璋曰我適入城遇親人
惠然見假勿須言歸也璋嘿然念我二人者同居里巷豈有鄉人
而已不識者且聞禪夜若與女子竊語他時事露寧不自累由此
每夕伺之一日天欲曉果見婦人下自禪榻璋急向前掩之仆于
地若初死狀衣冠儼然二吏大驚詰問亟以告主簿者屬之軍水無
之字
寺僧謹視之拘繫二吏于獄詰問並無異詞遂牒象山令令其家
人共發棺視之已空矣及往舖索其金釵驗之誠張死時所帶者
也二吏遂得釋未幾還丹陽皆以驚憂得疾不久而殂仲舅目覩
與張氏事相類併錄于此云

申天規

熙寧中有大理寺丞申天規者請于朝自言本農家父好道從方
外之士游天規十餘歲時忽口麻本不
空格去其家不知所適至天規登

第唱名出東華門忽于稠人中見之慶其登科設拜方起遂不復見又累年任江南一縣令考滿造朝遇之道中忽隔水呼天規亟渡河見之拜起欲語又失所在既更秩乞解官給朝假以訪之然不可得也元豐末先祖任武陵令暇中游桃源觀中有道人瀟洒不凡言語有理趣因詢其姓卽申天規之父也翌日遣人邀之則已告去時天規已自老矣計其父壽將已踰百歲矣後見馬子約云申父名交其姻家也

劉快活

劉快活者名姓本兵也滕章敏知池州因

原本誤作周從庫本改

捕逃卒得于

九華山自言有公據放停

二字原本作于從庫本改

滕章敏取視之乃周顯德間

所給章敏驚異之已而扣之果有道者虛堂以舍焉時章敏坐妖言被譴不敢久留因遣人送之王荆公荆公與之言甚契然不肯爲之留又以屬之曾文肅文肅館于家者凡十餘年每酣飲

原本作余當爲

餘字之誤今從庫本改

必大呼連唱快活二字故人以此目焉文肅事之如神

文肅守河陽忽感使血氣絕不復甦夫人泣請于劉劉曰若將酒

一斛

三字原本作一酌二字從庫本改

與蘇合香丸二兩與我信既得之酒

原本作須從庫本改

藥一引而盡與文肅公入密室經夕天欲曉亟叫快活數聲家人競起視之則文肅起居已如常矣問之但云過此更壽一紀位登台袞詢之它皆不言文肅登庸登第後出鎮朱方舟次南都忽告別語文肅曰不能遠適矣

原本誤作去從庫本改

文肅頗

原本無頗字

解其意亦不強

留既去之後不久而

以上五字原本無

文肅果南還後不知所終

毛女

蔡元長自長安易鎮四川道出華山舊聞毛女之異

原本作默新

一見向

晚

原本作往從說鄂庫本改

從者見嶽廟燒紙錢爐中有物甚異以告元長亟往

視之乃一婦人也遍身皆毛色如紺碧而髮如漆目光射人顧元長曰萬不爲有餘一不爲不足言訖而去其疾如飛既至成都命

追寫其像以祀之元長親語先太史如此并樞原本作樞從庫本改說部作機其像見遺

范竑父

范竑父鏗少年漂泊嘗徒步過豫章村落中日高未得食至一山寺有僧夢黑龍繞其屣既覺閑步出戶見有窮士淒然坐于山門僧邀入解榻推食以待之且問其所向竑父曰某赴開封試途窮不能前奈何僧乃傾囊以濟其行其徒且咲且排之是歲首荐明年登科後以龍圖閣學士帥江西其僧尙在竑父厚報之仲男云

張夫人

張子龍原本作龍妙齡甲科中第鄉里宗氏衣冠望族也有女始笄色

冠一時鬢以爲堦原本鬢字缺一格成禮之後張雖少年文采馳譽當

世而宗常有不足之色坐是琴瑟不甚洽浹原本字張任太學博士

宗忽告原本有疾病二字從庫本刪曰吾某處之神也嘗以過罰爲人之室歲滿合

歸幸毋以爲念子行亦光顯矣然有三事囑子吾平時與子不甚
叶吾沒之後父母必來問吾既死之狀慎勿揭吾面帛其次毋再
娶又其次吾有二婢人物不至陋他日足以區處子之家事勿令
去苟背吾言吾將禍子不得其死言畢而逝已而宗父母果來張
告以此翁媪益疑焉竟啟視之乃如所畫夜叉若將起攫人狀衆
懼而急覆之未幾擢侍從益貴幸一日登對徽考語之曰卿婦死
數年爲何尙未娶樞密鄧洵仁女甚美且賢知經術嘗隨其母入
禁中宮女呼爲鄧五經朕當爲卿娶之張力辭以他不可已而言
定鄧氏鄧氏欲逐其二婢張亦不得已又去之合卺之夜夫婦方
結髮忽火起床下幃幔俱燼翌日張奏廁見故妻如死後狀前搏
子龍遂殘其勢自是張遂不能爲人靖康末竟以失節竄湘中已
而賜死于家

姚今
鑿云

水太尉

大觀中李遠

原本誤作遙
從庫本改

字夷曠公擇之子也爲湖北提舉學事司

勾當公事嘗以職事至沔鄂之間湖外地廣而傳舍每遠稍捨之

則食宿皆無所向一日晚將次一驛遣健步卒先令往占以備夕

泊之所比至則廳事盡以青布幕之中掛一牌曰水太尉占而外

無從者可詢

原本誤作講
從庫本改

遂急回以告夷曠夷曠曰捨此將何之不

若就歇

原本誤作講
從庫本改

其廊廡爲一宵之計既至果然夷曠意

原本作嘗
從庫本改

以謂必中人之銜密命從者漫往謁之投刺子於幕外獨有一燈

擎掛幕上久之始有人自幕中取刺子以入若女子聲曰暫坐少

頃出矣又聞其內多婢妾忸怩之言四方之音畢備間有諂讓之

詞以謂謁客者來何暮是欲逐我輩使去此耳夷曠徘徊既久又

不欲遽退忽一鬢角少年衣青衣狀若世所塑勾芒神一手持毬

杖一手牽一物似犬而高似羊無角聞空中喝云揖太尉揖夷曠

俛首應之答喏者卽其人也驚駭之次引麗人數十輩疾趨而出

布幕燈檠悉不復見既遷入正寢但見殺核滿地而已他無所覩

江彥文

江緯彥文少年美風儀嘗得瘵疾醫莫能療有道人教之休糧不語不衣令入中岳觀但以木葉蔽體如是者三載觀中道士以爲奇貨每月遊客必引令觀之號爲仙人焉疾旣瘳還家溫舊業元符初上書陳大中至正之道于朝廷上召見賜進士出身爲太學錄陸師農以女妻之自此晉用旣有妻妾因與同舍郎通家一日坐間各言微異事郎之妻曰頃在室日父母携遊嵩山嘗得覩神仙于觀中今畫像似之彥文令取視之卽已像也因言其事坐間之人莫不大咲

陸師農云

淮南道士

淮南山有道士善易術知休咎學者多從之一日有門人造其舍道士忽愀然不樂曰早筮卦得乾之離九三爻動其詞曰焚如死

如棄如不知何祥耶門生纔下山有盜過其居掠其所有殺人投尸江中火其居而去

周憲之

周武仲憲之初登第爲淮南一尉近村一寺每遇憲之來必洒掃迎謁甚恭如是數四一日憲之再到則寂然非復如前日憲之訝之詰其故云寺中有老僧每遇公將至必夢山神戒令預治道云候相公之來前夕忽夢云公以某事受賄若干致被陰譴祿算俱將盡以此不復來告矣憲之驚悸愕然亟歸却其所遺命僧禱于神後數月再夢于僧曰吾嘗爲詢之受而能悔情亦可矜鑄壽一紀官爵減半後果止于御史中丞

趙詵之

徽考朝有宗室詵之者自南京來赴春試暇日步郊外過一尼院極幽寂見老尼持誦獨行廊下指西隅謂之曰此間有大佳處往

一觀否生從其言但廢屋數間蕪穢不治有碑一所甚高亦復殘
缺生試以手撫之碑忽洞開若門宇生試入視之則皆非世所觀
也樓觀參差萬門千戶世所謂玉宇金屋者皆不足道香風馥然
有婦人數十皆國色也見生迎拜甚恭生恍然自失引至登堂若
人間空殿金壁羅列粲然多所不識有女子西向而坐方二十餘
顏色之美又大勝前所覩羣婦人皆列侍焉問生曰子豈非趙某
乎候子久矣生愈駭懼遂命置酒合樂妙舞更奏服勤執事並男
子食前方丈樂聲嘹喨真鈞天之奏也至夜遂相與共寢亦極歡
洽生詢其地答曰但知非人間卽已何勞固問且勿爲疑慮可也
如是留幾旬浹女子忽謂生曰外訪子甚急引試亦復復字從
庫本補有日
子須亟歸時幸幸字從
庫本補見思遂命酒作樂酒罷曰此中物雖多悉非
子所可携玉環一北珠直繫一奉之以爲想思之資環幸毋棄之
直繫可貨而用也衆人送出門各皆吁嗟揮淚生亦不自勝情既

出則身在相國寺三門下恍如夢覺但腰間古玉環與北珠直繫
在焉亟歸卽見同舍與諸僕驚喜曰試期甚邇郎君前何往乎如
是之久耶生具以事告人試罷與二三子再訪訪字從蘭若曲廊殘
碑宛然無改如前但扣之不復開矣誦經之尼亦復無見悵然而
返已而下第貨其直繫得錢百餘萬古玉環至今猶存自題生

沈元用

沈元用未赴殿試時忽觀賣故物擔上有舊書一小帙問取視之
乃歷書也沈以十餘錢買之以歸且試觀之終篇未幾廷對策問
歷數元用素未始原本作知
從原本改經意殊惘然因追思小書所記以對不
復遺忘策成與大問悉契自謂神助喜不自勝已而唱名果擢第
一殆豈偶然哉

沈生

沈元用自言與其從兄俱試南宮其客長安從兄貧不可言每仰

于元用忽謂元用曰我偶一伎甚妙麗約其俱往見之元用驚曰
兄窮困如此何以致之兄曰我前日偶至某處有一婦人忽然招
我入其家自言倡也館我甚厚且令我與子俱來幸同往也元用
從之同至州

州字從庫本補

東一委巷中有小宅子一所門宇甚卑陋入戶

則堂宇極雄壯婦人者人物真絕代也置酒歡甚因謂沈兄曰聞
君未偶他日中第肯以爲汝家婦吾家累千金室無他人君年亦
長矣使名門貴胄未必能逮我之容與資也幸君勿以自媒爲誚
倘子文戰不利吾亦當別爲之圖亦須痛飲而別且咲指元用曰
君在此知狀者也自是沈兄凡客中用度悉取給于婦人亦略無
勸意元用亦不時同造及榜出元用奏名兄不預有日東下約元
用一二客

原本約字在元用字下脫客字從庫本改補

偕往婦人家一見大悵然謂沈曰志

願相違乃復如此今夕須盡歡然後分袂繫觥釃酒合樽促席婦
人歌別離之辭以侑觴酒酣揮淚不止中夜忽狂風振地門牖皆

關堂上燭滅寂無人聲與諸客呼婦人常在家之使用者

以上七字
庫本作并

當校令
者五字

皆不應二三子各移坐席相近戰悚而已至曉但見各坐一

椅子敗屋數間之下向來所親悉皆不見亟走以問隣近皆曰

字曰

黃麻
本補

某氏之廢宅久無人居亦未始親諸君子之往來也竟不知

其何所恠云二事者趙宣明亦所親聞之于元用者也

猪豨道人

宣和初西京有道人來行吟跌宕或負擔賣查桃梨杏之屬不常
厥居往往能道人未來事而無所希求以其喙長號曰猪豨道人
居雖甚久有賈邈李璫者以家資豪侈少年憑藉好客喜事屢招
與飲至斗酒不亂一日閑步郊外因謂曰諸君得無餒乎懷中探
紙裹小麥捨庫本捨字作
十餘二字於地如種藝狀頃之卽擢莠駢實因挽取
以手摩麵紛然而落汲水和餅復內懷中頃取出已焦熟矣擲之
地中出火氣然後可食同行下逮僕隸悉皆累日不飢二子自此

頗敬之洛人素種桃花時盛夏置酒家圃水閣中曰我能令小池

盡開桃花雜于荷葉中又探懷中取小礫土擲之

原本時盛夏以下十九字錯簡在此下又

多難於荷間四字從庫本改

酒未半蓮附冉冉擎桃開花浮于水面花葉映帶深爲

奇絕鄉人親舊聞之嗟駭競賞幾旬而後謝其餘奇異悉皆此類

李之外姻有陳朝議

原本作議從庫本改

者自東南罷守儼

原本作就從庫本改

居于雒陳

故貴家後房十餘人皆姝絕而號越珍者尤出衆姬右親舊未嘗

得見李嘗因春遊邂逅相遇與之目成歸家神觀貽蕩念慮不已

一日道人者來謂之曰子之所志我知之矣盍從我遊乎因出城

古社壇

庫本有釋字

屋中取一礫如指許云子以此劃壁可也李如言試

劃之卽開去如一角門纔入卽有

庫本無有字

曲房綉帳不知何所褰幃

則越珍方晝

原本有晝字從庫本刪

寢

原本有寢字從庫本刪

于中李驚喜撼之使覺越珍

亦欣然曰我前日見君固知君之在念然門宇深嚴晝日何能至

此李不告以實但言間

原本誤作眼從庫本改

關之狀越珍歎息曰有心之士

哉從容小款備極其歡狎留信宿方出因遵舊路門闔割

原本空缺一格從庫

本補

然復合社壁如故早來方雨時頃矣道人曰何遽相忘而不返

耶因謂曰劃壁之礫在乎曰偶忘之矣因亟命李尋之且曰子異日欲往但持此礫如前卽至自是李欲往卽至締好甚密將踰歲矣後李醉偶道其事于賈賈且尤欲俱往道人謂李曰吾與子緣亦盡矣子之不自慎我亦不能安子其餞我

我字從庫本補飲

庫本飲字作區酒二字

半

揖諸君

君字從庫本補

曰移

庫本作趨

園中假山石來

庫本無來字

叱之曰開門及開門

庫本無門字

望見樓臺屋宇如人間然道人

三字庫本無

投身而入石合如故其

後李往扣社壁不復開矣後李生以爲夢也遣人物色越珍道往來之迹歷歷皆合

二字從庫本補

社壇距陳居各在一隅相去數十里云

先朱

生語

張忠文

張忠文嵇仲作武官日差往蜀中遇道人于逆旅風骨甚異熟視

嵇仲咲曰子它日當歷清要至二府嵇仲以爲翫已之辭問道人若有何能道人云惟命所試嵇仲益笑其大言謂曰汝能詩否道人以上二十六字從庫本補請示其題嵇仲指其所攜葫蘆令賦之道人拈筆立成云莫咲葫蘆子其中天地寬流金不着暑裂石豈知寒拖後尋蹤易吹時覓縫原本作蹤從庫本改難從教灰盡却留與後人看言既騰空而去嵇仲後試換歷小蓬當制宗伯修史最後知樞密院悉知道人之言

林靈素

林靈素在徽考朝旣以術動主聽大見信用威震京師所居宮原本

作官從庫本改在城之外嘗奏上願與諸朝士少春容免拘門原本作問從庫本改禁之

文幸等字從庫本補甚上可其請于是先召館閣之士十餘人飲至夕曰諸

公清夜何以爲原本作白娛僕願爲原本有衆字少致殷勤之歡原本數字作請飲二字從庫本改

幸無形迹因曰街市倡優悉可呼原本誤作平然不足以陪君子但諸公

平日屬意或嘗奉周旋者千里之內皆能致第各言其姓氏與夫所居之地今夕將畢集焉諸人以爲荒唐繆悠之詞醉中故以所志應之遂自燕集之所至一竹林中有堂高極淨潔後有小齋閣十餘所戶牖茵屏之屬悉備各令謁其一更闌之後凡所言者婦人皆啟戶而入或與之有故者敍問契闊及道平時呢語它人不得而聞者皆說作庫本焉安寢至曉靈素扣戶呼曰吾非妄矣可起也諸公推枕惘然恍如夢覺各不知所以但相視駭歎而已因扣扣字從庫本補之靈素曰此亦末事諸君君字從庫本補幸有識者它日詢之可也其間有密往之者則曰是夜夢有人召去奉一笑之適問其處所言語无少異也山陽徐望渭老者言其從父公裕時爲祕書丞時預其會也

鄭子卿

林靈素得幸之後凡有藝能之人至京師皆揜匿不以聞

原本有之字從庫本

于上或恐有勝于己者之故也忽有道人自江南來年甚少願

供洒掃之役會禁中設醮命

宋本無命字

道士輩書青

青字從宋本補

詞稍鹵莽靈

素躁怒道人前來曰某願爲之靈素命吉蠲筆墨之屬道人曰不

須也將紙來但以尋常所用筆倚而寫之衆

宋本有入字

竊惟且咲其不

知事體也俄頃書就端謹精密前所未見靈素固已訝之自是遇

之良厚凡事過目卽解且度越他人靈素亦奇而忌之每戒其徒

遇警蹕府臨卽勿令出一日徽考幸其舍語及黃白事嘆息以謂

未始一遇其人旣而去

宋本作上版去

道人告靈素曰某寔有是術願先生

姑試之靈素前已異之取道像前古銅香爐與之曰汝可以此爲

銀者乎道人

宋本有石字

曰甚易耳卽于腰間小瓢中取藥少許微以手

擦之持以示靈素則已爲黃金矣銀不足道靈素見之大駭賞延

之上座少選遂不見呼之則已逸去後數日上幸靈素所居忽仰

視見三清閣牌上有金書小字兩行嘗目

宋本作常日

所不覩閣旣高而

牌出飛簷之外人跡所不能到者上甚訝之亟令人縛梯往觀字云鄭子卿居此兩月不得見上而去上卽問之靈素直言其事且謝不敏上令取其榜置之禁中靈素自此眷衰

康宣仲云

龍主

宣和七年元日有太學生數人共登豐樂樓會飲都城樓上酒客坐所各有小室謂之酒閣子鄰閣有一客引盃獨酌至數斗浩歌箕踞旁若無人衣冠甚偉諸生異之因相率與之揖且邀之共坐客亦不辭來前又飲斗餘議論鋒出凡所啟問悉出人意表諸生降問及姓氏曰主姓龍棄家訪道隨所寓而安之亦有年矣諸生因以先生目之問曰先生休歇之地可得聞乎客曰在景龍門外某人小邸中安下諸公翌日幸早至彼恐差晚則某亦出矣諸生中有如期訪之者客果在焉

康本有但見二字

一室蕭然一榻一老僕他無

有也語

語字宜康本補

諸生曰某亦欲與諸君小款但逆旅非所宜某日有

暇幸與前日同席諸公子偕行出郊爲之畢集

原本作爲畢集之始

某之願也

生諾之以告二三子至日謁告以往客復在焉命老僕攜錢數千出都門外沽酒市果餌徜徉一二小圃中歡飲終日間以經史未通處問之皆迎刃而解諸生中有以弧矢自隨者會空中有羣鴈穿雲而過客取弓調矢一箭雙鴈墜地諸生又驚服自是每有暇則訪之客必在焉一日俱過新城下時土木方畢連樓鬱峙客忽指示諸生曰不過一歲此城當毀雖外城亦然地皆瓦礫之場言訖嘆息時告密者分布閭巷諸生惶恐重足周視而不敢答復引諸生至近郊人稍稀處曰幸諸君遊旣久亦有以告語者幸毋忽諸生請所以客曰胡騎將犯闕天子當北狩城破日大雪天下自此遂亂諸君毋以升斗之計顧惜弗歸宜各懷親念家急出都卽可免

原本作也

從原本改

不然非某所知吾亦從此逝矣言畢而散翌早諸生

再訪其居將以扣其詳則店媪云昨夕已告去矣諸生以爲異也

遂請告各給长假還里中後悉如其言叔外祖曾台州公永語僕如此云後觀華嚴經中有龍主鳩盤荼王始悟卽其人也

任蓋臣

任蓋臣者蜀士也建炎初以幹出川泊舟峽口與同行二字原一二三本無客縱步岸次有老人衣紫戴卷雲冠貌甚古雅揖諸君曰敝居距此不遠可以暫一枉駕否諸君從之行里餘入栢徑深林茂密中有大屋三間如廟宇老人先入面南而坐諸生東西相向心已疑之未及語次見簷上有聲如雷墜下一物乃鉄槽也大如一船其中有湯正沸浮一金紫人須臾火熾糜爛諸君大驚起詢老人則如木偶然不復應已而其物復凌空而去老人始語曰諸公知所謂無間地獄乎此卽是也幸毋久住諸公急趨以出不敢回顧倉惶至舟次則蒼壁萬仞不復有路矣

虹縣良家子

建炎初李成自下邳寇宿州或勸成先襲虹縣伺其怠而後取之
成以爲然兵趨虹虹開壁以納賊明年秋賊將史亮悉勒兵赴宿
攻城陷之成後軍亦殺虹縣人以應橫尸數里有良家子脫死于
刃望見衣冠數人兵吏悉紺膚朱髮載簿籍隨之良家子瞑目佯
死而吏呼曰此何人報得脫一兵前趨將搥殺之吏曰待檢籍視
姓名乃安祿山時嘗爲賊軍不殺無辜俾免兵死以其曾爲賊令
今世預庫本作遇于陣焉以上二事到

祝舜俞

祝師龍舜俞紹興初隨孟傳文爲宣撫司屬官自閩中還朝道出
永嘉偶與二三同官登郡樓避暑有雪髯褐衣原本誤作褐之士先

已在焉因與之語問其姓氏云唐姓潘郡人也嘗爲許庫本作舒州教

授掛冠已久自言善知人休咎時舜俞將結局奏功謂必膺異賞

當字從庫本無因庫本無以已之生月叩之答曰子凡事皆緩此去十年當上

殿始脫選調冠豸爲卿自是又須閑十餘年作帥此外不須問也

改官

原本誤作家
從庫本改

後始有子舜俞見其辭

庫本

夷色莊議論過人心

甚喜之翌日訪其居投刺焉久之不出意頗忿其無禮忽一年少
出曰公何從而識伯氏自舒州考滿休官後未嘗與人接今死又
十年矣舜俞因告以所遇狀其人飲泣徐曰伯氏頃寔留心于李
虛中之學某兄弟悉能之再求舜俞甲庚占之與前所言頗合舜
俞是行過剡中與先太史自言如此已而賞下循資而已其後賜
對更秩入臺遷太府少卿踰年以論列奉祠者十載得郡房陵遷
帥襄陽以疾復請崇道而歸廢于家其言始

庫本

驗八九矣潘唐

者寔先祖之門生也又舜俞之姪協娶曾氏僕之從姨也叔外祖

諫坡元忠之壻當調官京師遊相藍遇官人騎從甚都前揖祝自

稱前澶淵司錄錢皞也亦聚曾氏子室人之故親意其殷勤約它

日過其居時諫坡爲郎祝歸因以告之坡驚曰錢郎死已數年君

何從而見之耶二事姻舊間多聞之仙耶鬼耶不可致詰

何丞相

何丞相伯通布衣時與里中一舉子俱下第南歸舉子至泗州得

暴疾不救權厝于道旁僧舍丞相每經由必奠酌之有年矣一日

丞相自郎官謁告焚黃于括蒼假道泗州

原本作暝晦從原本改未

久艤舟初定

原本作子定從原本改

舉子忽通謁于舟次偶丞相忘之俾呼來

前勞苦若平生驢久之始悟其死乃語之曰吾往來于此久矣今

夕忽見訪豈吾祿命將衰殆不利于吾耶舉子曰不然前此荷公

每來必祭我我亦屢欲一見公

以上四字原本作一見二字從原本補

適多白晝或夜則

燭光爍我不容進公今日所用燭乃牛脂爲之我不復懼故使我

能入公船公自此當亨通矣

原本無

位至相府

原本無壽考康寧舉子

原本無

無與比幸自愛無它疑異日使我歸骨鄉里足矣此外無所

求也言畢洒涕嗚咽不自勝情

原本無

丞相亦惻然傷之酌酒以別

遣人迹其後登岸數步而沒丞相既貴厚撫其家俾歸葬于里中何氏子弟至今每戒人不可以脂燭照夜

黃大夫

閩人黃大夫者少筮仕作郡武尉獲強犯七人捕送郡或疑以爲

非眞者黃力執其說竟殺之用賞更秩

原本誤作糾從庫木改

然終身以爲慊

中年後事斗甚謹遂見

庫本作示

形于雲間如有歲矣既老病于家

斗日益近泊至晚景遂入其室熟視之非斗也乃七人披髮者血淋其身自云卽邵武冤者前以君福氣方盛雖每現形終未敢近今君祿將謝吾將子辯前事于冥間耳惶恐撲地猶能語其子而

卒

以上二事宣仲云

左文琰

台州士人左琰字文琰有聲場屋戊辰歲赴省闈考試官某者房中有周禮義卷子極佳立號甚優將白主文者實之上列玩味之

際忽假寢于几間夢中有人謂此台州進士左璿程文也合中第
久矣頃因囑某事受賄五十萬致有枉死者坐此以獲陰譴減折
壽祿未得登科然一第之後其人卽死君幸無取之也旣寤且信
且疑如是者凡三日三夢悉符于前竟默擯之洎出院于落卷中
檢視果璿之文考官甚驚異後每以語人璿至王十朋龜齡榜始
得解褐是年卽隨孫道原本庫本脫道字案宋史孫道夫字太冲據補夫太冲奉使爲書狀官
死于燕山亦謂驗矣王夷仲云○原本無亦謂驗矣四字原本無王夷仲云四字從庫本補

駝坊使臣

頃歲有駝坊使臣夜坐未寐聞戶外有二人偶語云舍人來日當
有萬里之役然遂免此苦吾將奈何復答曰諫議願自寬何戚戚
會當免耳其聲甚雄使臣竊窺之乃二駝駝繫庭中翌日早有旨
下坊中差駱駝一頭載軍衣入蜀乃庭下語者繼聞駝至蜀而死
不知二畜前境何人而其罰如是之酷耶

呂子原

呂源子原守吉州日嘗令修城掘土得舊棺一既昇置江中始得

石誌于旁乃

原本缺乃字從說郭庫本增

昔人父葬其子者其略曰後十六甲

原本作甲

子東平公守此郡吾兒

原本誤作而從說郭庫本改

當出而從河伯

原本誤作北從說郭庫本改

之遊矣算術之精有如此者又知夫世事莫非前定也

云仲脫

孫大中

諸暨舉子孫大中政和中在上庠升補頗高一夕忽夢有人謂曰
俟再興太學子始及第既覺殊不可曉連寢甚久靖康之亂成均
遂廢至紹興壬戌再興賢關大中復補試入籍始登第云

云器

路真官

路時公

原本作中

字當可解捕逐鬼物世人目之曰路真官而薦紳或

指爲誕妄不信也建炎間與先太史同避地婺女時李倬冲季在

焉冲季常抱疾邑邑不足日益癰瘡非醫砭所能療試以詢當可

每但唯唯而已冲季因以屬先太史曰曰字從康本補豈若有所避而不明

以告我乎公與我厚試一叩之先太史于是訪當可以問之當可

曰固爲詢之矣第以費義事掣肘先太史因以語冲季蹙額慘怛

久之而言曰頃歲三舍法行先人季作康本廣寔爲夔州路提舉學

士會詔天下州縣學舉人程文中有害道譏切者專一令學士司

檢察具名聞奏時先人既老且久去詞場所至多以畀某詳定因

見忠原本作宗從康本改州一學生費義者策卷中多言誹謗至不忍聞時趙

諗事未久慮蜀中狂人復生因白大人奏康本無奏字上其事始以謂不

過重罰屏罪字從康本補斥不齒足以勸勵既而勅下竄義海外視之乃一

村邑陋儒不識時忌所以然者耳甚悔爲之悵然康本無然字恨累日繼

而聞康本無聞字義道死心每以爲慊亦未嘗以語諸人以此知當可之

術未易輕康本作輕觀僕後因閱宣和徽宗皇帝詔旨備見費義削

章云

張中孚

己未歲虜人入

作凍水

我河南故地大將張中孚中彥兄弟自陝右

來朝行在所道出雒陽建昌宮故基之側與二三將士張燭夜飲于郵亭忽有婦人衣服奇古而姿色絕妙執役來歌于尊前曰曉星明滅白露點秋風落葉故址頽垣荒煙衰草谿前宮闕長安道上行客念依舊名深利切改變容顏銷磨古今隴頭殘月中孚兄弟大驚異詰其所自不應而去

張仲章所云

僧妙應

僧妙應能言人未來事名重上國吳元中丞相在掖垣日忽造之曰天下將亂子作相矣吾欲南適俟見子于嶺外吾其死時矣是時公亦將不免言訖而別宣和末元中以內禪功自給事中兩月至相位未逾年卽南竄建炎中起家爲宣撫使力辭不拜避地柳

州再與妙應遇因語之曰師之前言驗矣奈何與之奕棋罷妙應歸所寓寺翌日訪之已蟬蛻矣未幾元中亦薨

世仲制云耳

曾元賓

溫州平陽縣桂嶺里東溪人曾元賓者三子

原本作有子三人

長曰雄飛次

曰伊仲季曰長翰

原本作其下同

紹興丁巳夏初幼子長翰縱走山谷間覩

小青衣

原本有者字

容貌奇麗夷然而前曰真仙欲邀君言

原本作年從原本改

少事

長翰恍惚若驚從而往之縈迂行數里至一林下異香馥郁非塵俗比俄有五女子二從者擁蓋而出珠珮盛飾奇容豔粧世所稀見真神仙中人也長翰愈驚其異勉而問曰子爲誰乎曰吾五人者乃蓬萊島之真仙也一曰仁靜字德俊二曰仁粹字德材三曰仁嬌字德懋四曰仁玉字德全五曰仁姝字德高顧二侍者曰此二人乃吾之嬪娥也曰媚真曰美真吾于君家有宿緣不遠萬里而來君之昆季三人久雖當貴然未有不學而自成者也吾等博

學談古無所不至欲師授汝等昆仲以未知汝家君可否耳可以

此言白父兄

三字原本作及父母
四字從庫本改

如其

原本衍有字
從庫本刪

可從卽於汝居之前

山頂巔營屋三室几案之屬亦可略備吾當擇日自赴

原本當作是
從庫本改

如不願從亦無固必言訖辭謝由故道而去長翰彷徨不能自存

歸告父兄元賓者欣躍謂衆子曰果吾家興焉如戒營室累日而

成三子俟之一日果至命其室曰山堂仁靜作詩戒三子曰東晉

生華氣儒生頗好閑所居得山堂楹檻稍虛寬森羅對草樹曉暮

清陰寒洒掃布几席氣體麤可安圖書雖非多

原本空缺一
格及庫本補

亦足侈

覽觀望令述事業細大無不完高出萬古表遠窮四海端于中苟

得趣自可忘寢飡勉哉二三子及時張羽翰毋爲玩嬉戲玩取一

啖歡壯年不重來光景如流丸自後教導日新規矩峻整小有違

犯亦加捶楚三人語人曰真仙雖日來夜去某事不敢懈怠無不

知者它人罕見其形但與人盃酌談笑或有求文者但展紙于案

惟聞墨筆削劉之聲俄頃揮翰盈

原本作逸
從庫本改

紙一日友人張彥忠大

夫不信而謁之得詩曰秀仙溪分一石崖等閑居此象蓬萊舉眸

盡是山林趣何必東都

原本作賦一
從庫本補

長者來又曰特承臨訪索詩篇

無愧

庫本
作鬼

高談振坐前細柳真風渾秀異佇膺

原本作詩
從庫本改

綸詔赴

中天又曰曾統三軍執要權妖氛掃盡復寧邊臨梅實是和羹手

共賀

原本誤作和
從庫本改

中興億万年又曰忠心報國不辭難竭盡英雄險

阻間孽寇生擒如拾芥未饒三箭定天山又林小尹左司乃元賓

親家也亦謁之得詩與辭其餘賦論策題不可勝記焉約自永嘉

過會稽語先太史云在郡所目覩別後又錄其甥郭湯求彥同所

敘云爾馳寄書中且云事有不可勝言者其後不聞

相字

趙元鎮秦會之同作左右相客言有術者善相字甚奇二公令呼
來姑試之各書一退字視之術者熟視久之曰左相行須引去右

相宜在中書二公問其故曰左所書日下人遠右書人向日邊已而果然

通鑑云

舒州刊匠

近歲淮西路漕司下諸州分開聖惠方而舒州刊匠以左食錢不以時得不勝忿躁凡用藥物故意令悞不如本方忽大雷電匠者六而震死者四昭昭不可欺也如此

楚先覺

廉宣仲布呂安老社二人同年生且極厚善既中第聞有楚先覺者以門術聞都下二公相率往問卜各以八字叩之楚咲曰俱新進士耶復問姓氏云廉君目下又有小喜不出明年卽官中都然終身官爵止于此矣呂君後數年始入朝便須進用又數年出而再入爲八座將不得令終蓋五行全似徐德占也呂君亡後二十年廉君始死二公以謂一時孟浪之語不足信未幾宣仲爲張子

堦明年以博士徵已而坐妻黨擯不用安老數年後始被召遂登
言路未久遭逐又數年再召浸爲大戎提師淮西兵亂爲其下所
殺宣仲雖以疾掛冠今尙存距安老之死殆十八九年年字從
康本補矣術
者之言有驗如此者無異于毛十八仙翁也又秦會之初罷右相
居溫州日嘗邀術市者賣卜問之曰相公明年再秉鈞衡二十年
間位極人臣古今罕儷代公位者永嘉知縣沈該也其後果然此
尤可怪宣仲

王子宣

王藩子宣宣和間自侍從出帥秦州一日境內積雨山崩令僚屬
往視之中有古穴甚大棺槨悉無旁有石匣其內復有白金函函
置劍一口甚鋒利僚持以獻于子宣子宣甚寶之未久子宣以憂
去位服終復遷兵部尙書會金人渝盟京師倣擾淵聖命子宣督
師東南奉使失指竄海上時子宣兄鞬得兩浙提刑分袂江表子

宣以是劍贈行執携以之官治會稽視事逾年戎將胡人參嬰城
叛執執于禹迹寺之禪省院執長子素勇敢聞亂提此劍以赴難
至賊所猶格殺數人而入卒爲其黨所縛父子俱斃于劍下人參
取以自佩不旋踵人參敗劍不知所在物之爲禍有如此者乎

之子館
自云

汀州民

甲戌歲汀州有村氓入山採薪小歇

原本作憊
從庫才改

樹下旁有一石忽裂

開有老人頂帽衣白自其中躍出謂氓曰觀子骨格貴不可言因
授以袞冕使氓冠衣之老人復入石合如故氓持以出示墟中人
有桀黠者識之遂羣集不逞得數百人告以符命推氓爲首剽掠
邑鎮未幾而敗既就執有司取其石觀之無以異于它而袞冕非
外方所製遂戮氓而焚其物

方夷
舌云

淮南士子

頃歲兩淮喋血甫定有二士子自江南還山陽視其故業道由維揚舍于北門外日已暮矣主人者慰藉綢繆云是間不潔淨又有盜不可宿距此十里某氏莊極寬雅而嘗有備以戒不虞願以二馬二健僕相隨至彼士子觀其詞頗誠兼其莊舊所熟也領之而去主人殷勤惜別且祝其回日過夜未半抵某氏莊莊夫出迎云此地多鬼胡爲夜行因告所以方欲解鞍覺二僕與馬屹然不動亟躍下取火視之但見大枯竹二竿大橈二條而已卽命碎之後

亦無他

王道士
山云

投轄錄卷終

右投轄錄一卷宋王明清撰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所記奇聞異事
客所樂聽不待投轄而留也其書乃小說家異聞之屬四庫以入
雜事之屬蓋因揮塵錄玉照新志連書之耳明祁氏淡生堂刊本
罕見說郛僅錄四則五朝小說僅錄三則此本錄自江南圖書館
爲錢塘丁氏舊書善本書室目錄記云舊鈔本有璜川吳氏藏書
印朱筆校過今其書訛誤錯出有不可句投者幸有四庫全書本
藉以校改並補數十字四庫本蒲恭敏條末數句與此本異文其
下張宗顏鄒至完衡州老人李氏女四條及尼法悟條法悟心悸
句以上均脫可證其原佚數葉蒲恭敏之結末亦在佚中不知誰
氏增益之以完文句也提要云所列四十四事又云惟第六條之
首原闕四行乃傳寫者所脫佚今已不可考案此本實有四十九
事蓋庫本適缺五目故以爲四十四事然則此本雖不免亥豕魯
魚亦正可貴矣己未孟秋新建夏敬觀跋

